

## 新见荷兰高罗佩藏清初稿本《秋舫日记》考略\*

施 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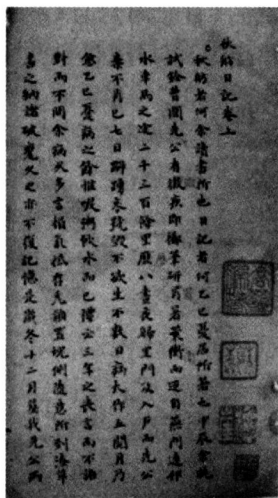
**内容摘要:**《秋舫日记》为清初宝应诗人朱克生所撰,素无刊本流传。莱顿大学保存有高罗佩旧藏的《秋舫日记》,从著录情况及高藏本中存留的种种线索看,此本正是朱氏稿本,具有极高文献价值。此外,宝应朱氏乃明清望族,而朱克生正处于明清鼎革之际,其《秋舫日记》真实记录了当时的人文、社会风貌,文字洗炼,观点鲜明,因而亦极具文学、史学及社会学价值。

**关键词:**朱克生 《秋舫日记》 稿本 高罗佩

《秋舫日记》为明末清初宝应著名文人朱克生的手稿,现藏于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,原为荷兰汉学家高罗佩<sup>①</sup>之收藏(下文简称“高藏本”)。全书三卷共四十二叶,半叶八行。首叶有短序,钤有朱克生私印两方:“秋崖”、“朱克生印”。另有“宗海私印”及“高罗佩藏”四字印各一枚(见图一),前者倒钤。上卷末第二十二叶左下方钤有“陈氏”、“钱书”二印。书中偶有黑笔圈涂及红笔勘误处。该书历来著录未见刊本流传,而高藏本为朱克生亲笔手书之底稿本,故极具文献价值。

## 一、朱克生及宝应朱氏一族概述

朱克生(1631-1679),字国(一说周)楨、念菽,号秋崖(崖亦作厓),宝应朱翁村人。明清两代,



图一:《秋舫日记》稿本首页

\* 本文为国家级重点学科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”、上海市高峰学科“中国语言文学”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”阶段性成果。

①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, 1910-1967),荷兰外交家、汉学家,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创作者。

宝应朱氏一族闻人辈出。朱克生之先祖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朱应登（1477—1526）。应登字升之，号凌谿，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进士，“文以秦汉为宗，诗上准风雅，下采沈宋，磅礴蕴藉，郁兴一代之体”<sup>①</sup>，曾与李梦阳、何景明等并称“十才子”，又为“弘治七子”之一，还与顾璘、陈沂、王韦合称“金陵四家”，有《凌谿先生集》十八卷行世。朱应登之子朱曰藩（？—1561），字子价，号射陂，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进士，历官南京刑部主事、礼部郎中、九江府令。曰藩隼才博学，以文章名家，有《山带阁集》三十三卷行世<sup>②</sup>。凌谿、射陂父子文名籍甚，明末俞宪所辑《盛明百家诗》将他们的诗作合编成《二朱诗集》。朱克生父朱尔远乃朱曰藩之曾孙，“字叔识，号默庵，邑诸生，笃行孝友，尤喜济人”<sup>③</sup>。《宝应文苑事略》“朱克生”条载曰：“父尔远，明季遗老学者，称贞纯先生。”<sup>④</sup>《秋舫日记》亦有“宝应文庙兵燹以来，倾圮惨目，先贞纯公力新之”云云<sup>⑤</sup>。朱尔远与乔可聘、刘心学、王有容并称“四贤”，其所著《性理纂要》和《历代理学名臣赞》颇得朱曰藩《理学纂要》之家传。尔远育有三子，克简、克昌及克生。朱克简字石崖，号澹子，为朱氏家族有清一代首位进士，官至内阁中书，考授御史，巡按福建<sup>⑥</sup>。克简子孙繁茂，尤以止泉、郁甫、文定<sup>⑦</sup>出类拔萃。克生子绩、纘及从孙泽况并能诗。

朱克生少承家学，博闻强记，研求经史百家，“于书无所不读，尤肆力于诗”<sup>⑧</sup>。其诗颇得凌谿、射陂馀绪，“复从兄克简之燕之闽，昕夕相依不忍离。因得遍览名山大川，交海内文学之士”<sup>⑨</sup>。克生诗才高爽，备受名家推崇，清初诗坛宗匠王士禛曾盛赞其诗曰：“海内风骚调未孤，故人才笔妙珠湖。”<sup>⑩</sup>克生不仅

①朱荃生、冯煦、赵世荣、戴邦桢：《民国宝应县志》卷十一《人物志》“列传”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上海书店，巴蜀书社，1991年，第173页。

②《民国宝应县志》卷十一《人物志》“列传”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，第175页。

③《民国宝应县志》卷十五《人物志》“笃行”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，第223页。

④成孺：《宝应文苑事略》，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第46册，广陵书局，2011年，第356页。

⑤《秋舫日记》，第7页。

⑥《民国宝应县志》卷十二《人物志》“列传”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，第180页。

⑦朱泽澐，字湘淘，号止泉，康熙朝诸生，朱克简孙。有《朱止泉先生文集》、《朱子圣学考略》等存世。朱彬（1753—1834），字武曹，号郁甫，朱克简玄孙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顺天乡试举人，官至国子监学录。扬州学派经学之代表人物，有《礼记训纂》传世。朱彬长子朱士彦（1771—1838），字修（休）承、郁文，号咏斋。嘉庆进士，历官至左都御史，工、吏、兵诸部尚书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定。传见《民国宝应县志》卷十二《人物志》“列传”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，第185、187、188页。

⑧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5726页。

⑨成孺：《宝应文苑事略》，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第46册，广陵书局，2011年，第356页。

⑩沈德潜编：《五朝诗别裁·清诗别裁集》上册，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248页。

笃行工诗,且擅长作赋,尝仿左太冲体作《武夷山赋》,“工丽雅贍,名闻一时”<sup>①</sup>,艺林争相传诵。为文则“深沉雄迈,可喜可愕,庶几得江山之助者”<sup>②</sup>,因而深得钱谦益之青眼,成孺《宝应耆旧传》中载有克生受知于钱谦益逸事:“吾乡钱受之先生论次明诗,于按使公父子尚不能无微词,而独推许国桢之作。盖先生曾一至宝应,国桢从邑子后徒步进谒,先生固已异之矣。已又上书数千言,具述汉魏以来作者之旨,以与先生辨,文彩烂然。先生读之大惊,顾视其座上客,叹曰:‘异日能讥弹吾文章者,必是子也。’”<sup>③</sup>克生不仅文才隽逸,且学博思深,“尝论紫阳格物、新建良知,以为合一之学。又以周子之无欲故静、程子之有主则虚为万世传心之要”<sup>④</sup>。有《毛诗考证》、《诗准》、《唐诗品汇删》等存世。

除文名甚籍外,朱克生品性端方,醇谨谨饬,尤以至孝闻名乡里,“康熙三年就试铨曹,闻父病,冒暑南还,八昼夜抵里”<sup>⑤</sup>。其古道热肠亦有乃父之风,好急人难,好扬人善,“闻一忠孝节义微行,或传记之,或诗歌以传之。尝搜辑宝应名臣、逸民、孝义、烈女之属,得如干人,编为《人物志》”<sup>⑥</sup>。

朱克生于儒林知交众多,“在都时与都御史王士禎、编修汪琬结诗社,里居则与处士陶季贡生、陈钰相倡和,鼎峙一时”<sup>⑦</sup>。克生与清代诗坛盟主、倡导“神韵说”的王士禎尤其意气相投,“新城王文简公耳其名,一见如故,把臂订交。由文简得识西樵。居长安,宣城施愚山、海虞顾僧虔遇之,有相见恨晚之叹”<sup>⑧</sup>。康熙元年(1662),克生受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禎之邀,与陈维崧、袁于令、杜浚、丘象随、蒋阶、张养重等名士修楔红桥,游宴酬唱,成为传颂一时的士林盛事。朱克生在其故乡宝、扬地区更多有文学同道,不仅与同里陶澄<sup>⑨</sup>、陈钰<sup>⑩</sup>唱和,并称“宝应三诗人”<sup>⑪</sup>,还与梁以樟<sup>⑫</sup>、乔出尘<sup>⑬</sup>、刘中柱<sup>⑭</sup>等结文字社,颇受士

①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,第5726页。

②《宝应耆旧传》,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第46册,广陵书局,2011年,第165页。

③《宝应耆旧传》,第165页。

④《宝应文苑事略》,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第46册,第356页。

⑤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,第5726页。

⑥《宝应文苑事略》,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第46册,第356-357页。

⑦《宝应文苑事略》,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第46册,第356页。

⑧朱百琦:《六世祖行略》,《朱秋厓诗集》附录。

⑨陶澄,字季深,原名季,号昭万,宝应人。布衣,明末清初江南名士。著有《舟车集》、《长江名胜志》、《湖边草堂集》等。

⑩陈钰,字其相,号冰壑,宝应人。岁贡生,喜为诗。

⑪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,第5726页。

⑫梁以樟(?-1665),字公狄,清苑人。与兄以棻、弟以桂并知名,时号“三梁”。明清之际著名诗人、学者。

⑬乔出尘,字云渐,号疑庵,宝应人,乔荫之子。诸生。性豪逸,工诗文。

⑭刘中柱,字雨峰,宝应人,刘心学之孙。工诗文,常与朱彝尊、查慎行、汪懋麟、乔莱、王式丹相唱和。有《渔山园集》、《隐斋诗》等行世。

林同道之爱重。

然而,文名籍甚、孝悌仁厚、立性方正的朱克生却困顿场屋,蹭蹬一生,无缘登科膺仕,《朱秋厓文集》同治乙丑年(1865)朱百度跋云:“秋厓公郁郁不得志,以例贡太学,举鸿词亦未第。橐笔奔走,四海知交。归则与二三知己唱和于秋舫中,时往来于环溪之上。”<sup>①</sup>其郁郁不得志的慨叹常流注于笔端,无论在秋厓诗文集、抑或《秋舫日记》,读者皆能感受到这种失意的无奈与愤懑。

## 二、《秋舫日记》的著录情况及流传过程

著录《秋舫日记》的文献计有以下五种:

一、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“文苑传”一“朱克生”条载曰:

(朱克生)有《毛诗考证》、《恒阳消夏录》、《雪夜丛谈》、《秋舫日记》、《忆游偶记》、《诗准》、《环溪秋崖诗集》,又辑有《唐诗品汇》。<sup>②</sup>

二、晚清近代朱荃生、冯煦等人所编《民国宝应县志·艺文志》卷二十三“书目”载录曰:

《恒阳消夏录》,《雪夜丛谈》,《庸言》,《秋舫日记》,朱克生撰。<sup>③</sup>

三、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卷十一“杂说之属”著录:

《秋舫日记》三卷,宝应朱克生撰。底稿本。首有“朱克生”印一方,“秋崖”二字印一方,“宗海私印”一方。<sup>④</sup>

该书卷十五“别集类”再次提及:

《朱秋厓诗集》四卷,《文集》无卷数,宝应朱克生撰。同治四年刊。克生著有《秋舫日记》。见原稿本。<sup>⑤</sup>

四、《江苏艺文志·扬州卷》下册“宝应县”“朱克生”条著录:

秋舫日记3卷,子部杂学类。底稿本,首有“朱克生”印一方,“秋厓”二字印一方,“宗海”私印一方。见《贩书偶记》。<sup>⑥</sup>

五、《中国古籍总目·史部2》著录:“明代宝应人物志一卷,附秋舫日记三卷,清朱克生撰,抄本,台图。”<sup>⑦</sup>据此可知台湾“国立”中央图书馆藏抄本《明代宝应人物志》附有《秋舫日记》(下文简称“台藏本”)。

笔者推断,高藏本即为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著录之底稿本。首先,两者皆为手稿本;其次,孙殿起著录版本钤有“朱克生”、“秋崖”、“宗海私印”三方印

①《朱秋厓文集》不分卷,清光绪八年刻本。

②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,第5726页。

③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,第322页。

④孙殿起:《贩书偶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282页。

⑤孙殿起:《贩书偶记》,第386页。

⑥《江苏艺文志·扬州卷》“宝应县”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947页。

⑦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总目·史部2》,中华书局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634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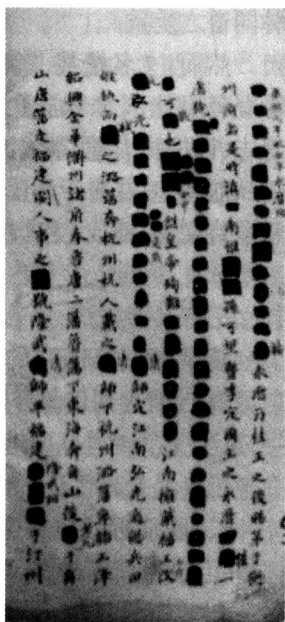
章,这与高藏本首页所钤印章完全一致;最后,高藏本多有涂抹圈改处,如卷下最后一则笔记叙明王室南渡事,共圈涂文字 107 个(见图二),其中三个“清”字似为“虏”字涂改后成。可能是有鉴于康熙二年(1663)发生的“庄氏《明史》案”,朱克生为避免文字狱加身,删除了底稿上诸多违碍字句。

写成于康熙丁未年(1667)的《秋舫日记》底稿在朱克生离世后的两百年间应一直珍藏于朱氏家族,克生“子绩、纘并能诗,又从孙泽况号俟斋,工画山水,诗亦不媿古作者”<sup>①</sup>,可见其家文脉代代相传,其著述亦当为子孙所珍惜皮藏。

至二百年后的同治末年,朱克生六世孙朱百琦整理梓行《朱秋厓文集》及《朱秋厓诗集》。同治乙丑(1865),克生六世侄孙朱百度于《朱秋厓文集》跋中云:“今从兄琬如传公于二百余年之后,真可与张、颜、方、范诸君先后继美,其所以谋不朽于公者,在是矣……然以稿本较之,直吉光片羽。”<sup>②</sup>百度所云之琬如即朱百琦,“为公之曩孙,居大宗之长,孝友温纯,好学不倦。然名场困蹶,亦有似于公者”<sup>③</sup>。朱百琦二百年后能将朱克生诗文集整理付梓,且所整理之文集“以稿本较之”,说明其家的确珍藏着大量秋厓公手稿,《秋舫日记》理当包括在内。

《秋舫日记》估计民国初年仍存朱氏家族,朱氏后代、《民国宝应县志》“协纂”朱莪生(总纂为冯煦)在其父手录的朱克生《明代宝应人物志》钞本后跋曰:“先考少时录本,上方加识,祖考书也。志无刊本,子孙珍守勿失。甲子春莪生谨志,时纂江苏通志在海上。”<sup>④</sup>此处之“甲子”系民国十三年(1924),可见朱氏家族对先祖遗著的珍惜、珍守。

《秋舫日记》估计于民国中后期转手他人且几易其主,首页钤印之“宗海”应为收藏者之一,上卷二十二页之“陈氏”、“钱书”可能亦为此书收藏者。民国年间《秋舫日记》应仍在中国藏家之手,否则孙殿起无缘得见此书。此后有可能流落至东瀛为高罗佩觅得(高氏藏书大多购自日本)。高罗佩于何时、何地购得此书现已不得而知,可以肯定的是那至早也是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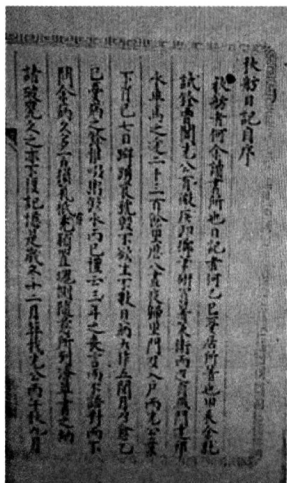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:《秋舫日记》稿本末页

①《民国宝应县志》卷十六《人物志》“文苑”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49,第242页。

②《朱秋厓文集》跋,光绪八年刻本。

③《朱秋厓文集》跋,光绪八年刻本。

④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古籍善本拍品介绍。<http://auction.artron.net/paimai-art5017941073/>



图三:台湾中央图书馆旧藏  
《秋舫日记》钞本

事,高罗佩于1935-1942年首次赴日就职于荷兰驻日领事馆。但亦不排除他在中国购得此书的可能,因为高氏于1943至1946年担任荷兰驻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,常于市中淘选古董旧书,并与众多中国学者及政界精英交游甚密<sup>①</sup>。

而台藏本《秋舫日记》一册三卷则为钞本,附于朱克生《明代宝应人物志》一册一卷之后。该本半叶八行,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。有己字栏,版心白口单鱼尾,下方记“芸兰阁”,首页无印记。钞本字体略显峻瘦,与稿本明显不同。而稿本涂抹圈改之处,钞本均为誊正,如稿本序言部分圈涂掉的45字皆不见于钞本“自序”中,可见钞本为稿本之誊录本。两本文字基本相同,钞本偶有增删及误录处,如稿本“卷上”首段在钞本中单列为“秋舫日记自序”(见图三);稿本卷上“世宗肃皇帝尝与阁臣费宏等赓唱”句,钞本于“世宗”前增一“明”字;稿本序言署“丁未秋八月朱克生书于秋舫”,钞本将“秋舫”误录为“舫秋”。另,稿本收结于“福藩死于乱兵”一则,末叶左侧有“朱秋厓公”四字,与正文字体殊异;而钞本卷终又有《临雍颂》两叶,署“顺治十年春正月文庙告成上临雍释奠”,似为朱克生1653年为文庙释奠礼所撰之颂文,此文稿本则无。

### 三、《秋舫日记》的内容

《秋舫日记》有“日记”之名而无“日记”之实,实为洪纤毕包、文无定格的综合性笔记,凡上、中、下三卷,上卷起首为序,述书名由来及成书过程:

秋舫者何?余读书所也。日记者何?乙巳忧居所著也。甲辰,余就试铨曹,闻先公有微疾,即厥笔研,冒暑策卫而返。自燕门达邗水,车马之途二千三百馀里,历八昼夜归里门,及入户而先公弃不肖已。七日踣蹙哀号,毁不欲生。不数日,病大作,五阅月乃愈。乙巳忧病之余,惟啜粥饮水而已。《礼》云:“三年之丧,言而不语,对而不问。”余病久,多言损气,只存秃颖置快侧,随意所到,潦草书之,纳诸破甕,久之亦不复记忆。是岁冬十二月,葬我先公。丙午秋九月除服,十月复走京师。丁未仲秋,坦率南还。偶搜破甕,得秋舫日记。阅之,不忍焚去,辑而录之,藏于笥。丁未秋八月。朱克生书于秋舫。<sup>②</sup>

①施晔:《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渝期间交游考》,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社版)2012年第3期,第117-129页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,第1页。

此序点明《秋舫日记》成书地点为宝应故里之秋舫书室,撰写时间为乙巳至丙午,即康熙四、五年(1665-1666)丁父忧期间,整理抄录于康熙六年八月。朱克生曾于《秋厓读书屋记》中详述其书房得名“秋舫”之因由:

秋厓子宅在宝应通济桥北数十步,乃玉带河与学河二水汇流之区,高祖太守公环楼之东也。辟宅之西南隅,屋三楹,西向名曰秋堂,植桐二、桂株三、梅桃各、梧桐一株。筑土为小邱,累以石,缀以草葩,由堂之中贯一屋,东向覆以平板,临檐列栏楯,如舟船然,名曰秋舫。<sup>①</sup>

《秋舫日记》三卷内容各有侧重,上卷内容最丰赡,篇幅约占全书一半,主要记录清前各代文人逸事、历史遗迹、科举勋封、典籍校讎、哲学流派、贤妇名媛等;中卷为各代作家、作品评述;下卷多为志怪类杂俎。

朱克生一生无缘仕途,却对明代官场生态、朋党之争洞若观火。上卷起首两则便为勋封、策对,第三则载宫廷政治:

世宗肃皇帝尝与阁臣费宏等赓唱,张孚敬、桂萼忌而阻之,曰:雕虫小技,不足劳圣虑。盖是时,馆阁大臣皆乏黼黻之才也。<sup>②</sup>

了了数语,揭示了嘉靖朝“大礼议”事件中“继统”与“继嗣”两派的斗争。张孚敬即嘉靖朝重臣张璁,因与桂萼联名上疏“继统”而深得皇帝宠信,从此平步青云,官至内阁首辅。在“大礼议”事件中,张、桂同“继嗣”派阁臣针锋相对,更与首辅费宏、杨一清势不两立。朱克生所述之事实为朝廷政治斗争的缩影,亦见于《明史》卷一九三<sup>③</sup>。

作为一名出身于宦宦世家的正统儒士,朱克生在《秋舫日记》中多记明代政坛正人君子的遗事逸闻,在东林与阉党之争中立场坚定,爱憎分明:

南乐相魏广微,其父允贞与忠毅赵公善。忠毅以通家子畜相,相以同姓严事阉忠贤,俸致揆席。忠毅畜之峻,相嫉私人逐忠毅。忠毅乞骸行,复用某御史言蹈忠毅,诬以赃。子清衡、外孙钟庞俱桢杨于市。忠毅戍代州,清衡戍庄浪,钟庞戍来昌,累累并发。忠毅坐短辕,携残书一篋,执钟庞手曰:“汝两人之戍,宜闭户读书,彼苍不终愆也。”至代,僦居小楼曰“吉祥”,又扫除土室曰“味蕖斋”。烈宗即位,大赦谪臣,其代之抚臣牟志夔故为留滞,不听归。逾三月,卒戍所。伤哉,忠毅之惨若此!<sup>④</sup>

忠毅公赵南星为明万历、天启两朝重臣,官至吏部尚书,为官清肃,刚直不阿,在朝纲日弛、吏治败坏、宦官专权的政治环境中,“素疾其弊,锐意澄清,独行己志,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,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”<sup>⑤</sup>。在整顿吏治方

①《朱秋厓文集》,此文记于甲寅(1674)七月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,第2页。

③(清)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一九三,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3422-3423页。

④《秋舫日记》,第14-15页。

⑤《明史》卷二四三“列传”第一百三十一,第4176页。

面,赵南星祛邪用正、严惩贪腐的种种措施深孚众望,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和支持,成为东林党领袖之一。朱克生在行文时毫不掩饰他对忠毅公为阉党所陷、壮志难伸的惋惜与愤懑。

对于流行于宋明的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,朱克生认为理学中的“格物致知”及心学中的“致良知”实为儒学范畴内的合一之学:

或问紫阳格物,新建良知,是一是二?余曰:本无异也。杂物言知,知为妄知;离知言物,物为虚物。虚中澄湛,物我皆含良知也。随事察识,因类还原,格物也。譬之水月交涵,月光水静,此良知也,格物也。孟子曰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,良知也,又曰“大人者,正己而物正者也”,格物也,不可视良知为内、格物为外,良知为深、格物为浅,良知为虚、格物为实也。是则紫阳、新建合一之学也。<sup>①</sup>

朱克生认为理学的“格物致知”与心学的“致良知”皆要求人们克服私欲,以“仁”的思想规范行为,从而达到拯救世道人心、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。“格物”与“良知”并不存在内外、深浅、虚实之分,而是同一儒学思想体系的继承及发展。

对于宗法制度及纲常名教,尤其是妇女的节烈观,朱克生向持保守观念,并在《明代宝应人物志》中不遗余力地褒扬当地的节妇烈女。《秋舫日记》则主要记载上层妇女的贤德之举。如:

崇德皇帝女欲行媳拜公姑之礼,太后不许。公主云:“为人儿妇,安有不拜其父母者?若谓贵贱不敌,则必皇帝子孙而后嫁也。”凡当行礼,必与其夫同之。曰:“公姑纵不受媳拜,父母岂不受子拜乎?”贤哉公主也。

盛赞公主下嫁后坚执翁姑之礼,不以贵贱妨害孝道的贤德。

《秋舫日记》卷中内容较卷上单纯,多为对明前及明代文人、作品的月旦评。朱克生极尽臧否褒贬之能事,谈锋犀利,立场鲜明。

对有明一代的文坛,朱克生多有置喙,且颇中肯綮。如其评明代前后七子文学造诣之高下曰:“前七子如李何徐边,并称于孝宗,而边难齐驱;后七子如王李宗梁,同声于世庙,而梁为末乘。”<sup>②</sup>认为边贡与梁有誉之才学未必能当七子之称。但他对李梦阳、宋濂、唐顺之、归有光、王慎中等人之为文则激赏有加:

李空同之为文也,力追先秦两汉,摹《左》、《国》、司马,耻读唐宋以下书。气雄而语劲,此关陇风土,而秦汉之泽未斩。归安茅鹿门以八大家排之,黜空同为草莽偏陲,下同于项籍之称雄,犹未确也。有明一代文章之家,典故莫备于宋濂溪<sup>③</sup>,博大莫善于唐应德;善学欧阳者归熙甫也,善

①《秋舫日记》,第18页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,第28页。

③很多明清士人亦称宋濂为“宋濂溪”,如张岱《石匱书》曰:“国初文学,宋濂溪、刘青田、王义乌、方正学,俱以名臣显,而雕虫其小技矣。”(《石匱书》卷二百二《文苑列传上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2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92页)

学南丰者王遵岩也。<sup>①</sup>

再如其评论嘉靖朝著名的“两司马”曰：

嘉靖时称两司马者，王元美、汪伯玉也。伯玉只以江陵太公之寿文受知于江陵，而天下遂吠声称之。今阅其《南溟集》，岂止喷饭，沓拖潦草，概不成文。当时之世眼如豆，而伯玉遂岸然欺世，哀然巨集，可笑也。独怪王元美《卮言》曰：“文烦而有法者，于鳞；文简而有法者，伯玉。”伯玉不足言，于鳞亦岂得谓之文乎？《卮言》失言也。<sup>②</sup>

朱克生认为将王世贞及汪道昆合称“两司马”并将他们的文学成就等而视之是不合理的。在他看来，汪道昆文才并不出众，仅凭江陵公张居正的赏识而浪得虚名。对于有明一代不蹈故袭、不践往迹之激进斗士李贽，朱克生的评价亦不高：“李宏甫贽《藏书》，宏甫一生惟此书稍有见，较之正藏书尤佳。至于《焚书》，则真可焚也。”<sup>③</sup>试想，在汪道昆、李贽拥趸者颇多的当时，作出这样不留情面的批评该有多大的学术勇气！

对于诗赋的谐声用韵，朱克生明显厚古薄今，曰：

古乐府暨琴曲、铙歌、鼓吹曲、清调、平调、商调等篇，因叹古人谐声用韵之妙也。古之所谓声非今之所谓声也，古之所谓韵非今之所谓韵也。三百篇而外，惟屈平知之。次则汉以来二十首尚可读。过此以往，陈思王殊可咏也。”<sup>④</sup>

与此相应，克生对时人吟诗用韵的随意粗率则深为不满：

今人度曲，尚知按谱拨调，依拍填辞，有口齿鼻唇之分，有清浊阴阳之别，有转调收韵之妙。至于诗，则茫然矣。古乐府之谱亡于汉魏，诗歌之谱亡于宋元，可叹矣。<sup>⑤</sup>

除明人作品外，朱克生对唐宋古诗的研读也颇有心得：

王摩诘《老将行》云“路傍时卖故侯瓜，门前学种先生柳。茫茫古木连穷巷，寥落寒山对虚牖”，四语与老将何涉？然退居无聊之状亦自生动。此开阖法也。<sup>⑥</sup>

宋人诗亦有可与唐匹者。王半山雨云：“山中十日雨，雨晴门始开。坐看苍苔纹，欲上人衣来。”孔文仲早行云：“客行谓已旦，出视见落月。瘦马入荒陂，霜花重如雪。”……谁谓宋人无诗也？<sup>⑦</sup>

①《秋舫日记》，第31、32页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，第28页。

③《秋舫日记》，第29页。

④⑤《秋舫日记》，第25页。

⑥《秋舫日记》，第32页。

⑦《秋舫日记》，第27页。此段文字与杨慎《升庵集》卷五十七“宋人绝句”条颇相似。按，《升庵集》集诗、词、文、赋于一体，另有较多序跋及应酬性文字。《秋舫日记》纯粹是随性的、有感而发性文字的集锦，风格与《升庵集》卷四十一及以后的杂俎类文字有些类似，其诗论的文字风格尤与《升庵集》五十四至五十九回相似，但决无雷同。

而对某些腐儒误读、曲解古诗的现象,朱克生极尽讥刺之能事:

韦苏州《滁州西涧》绝句,谢叠山注亦可笑。按,其说云:“幽草、黄鹂比君子在野、小人在朝,‘春潮带雨晚来急’乃季世危难,如日已晚,不复光明。末句谓寂寞之滨必有贤人,如孤舟横渡者,特君不用耳。”如此说诗,去诗万里矣。固哉叠山之注也。<sup>①</sup>

对谢枋得注释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的牵强附会不以为然。又:

杜牧《赤壁》诗云: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验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使事之精,用意之微,在深于道者自探其旨。偶阅《许彦周诗话》,曰:“孙氏霸业系此一举,社稷存亡、生灵涂炭都不问,只恐捉了二乔,可见措大不识好恶。”又徐栢山云:“二桥事自见于战皖城,非赤壁事,牧之用事多不审尔。”世间如此二腐臭之物,尚向人前说诗,毋惑乎?宋人之不解诗也,偶举一则,可及诸腐矣。<sup>②</sup>

极力嘲讽二宋儒之迂腐道学。除诗文外,朱克生在此卷中皆及文人书画的鉴赏评论,如:

元初多学颜书,自吴兴出始知有晋法。一时杰出者惟子山氏。子山名巛,康里人,为浙江行省平章。史称其书得晋人法,人宝之若吴兴,虽邓锦州尚不及也。松雪一日可书万字,子山一日能书三万字,异哉。他如溥光之擘窠,曼倩之行草,兼善。伯温之篆隶,可称翘楚。而善学松雪者,清碧先生、承平公子也。<sup>③</sup>

在元代书法家中,朱克生首推吴兴赵孟頫与康里巛(亦作巛)这两位巨擘,正与“元朝翰墨谁擅场,北巛南赵高颀颀。二公才名盖当世,片楮传播如珪璋”之说<sup>④</sup>相呼应,而其对以楷书大字名世之李溥光、以篆隶擅名之周伯琦等人的评论,亦颇恰切精当。

《秋舫日记》下卷多为道听途说之小说家笔墨,以奇闻、天灾、异梦等杂俎类笔记为主。以当今的认知水平看,朱克生所述大多为普通的人事、天灾。

如“男子肋下生子”事:

顺治间,李参将某者好癖男子,所畜伴当忽怀孕,从左肋下起一瘤,久而烂溃成孔,遂产一男,至今八岁,现随参将镇守福建,参将抚为子。夫男子生产又从肋下,异哉。此南安洪少卿语人者,余客蓟门闻之。<sup>⑤</sup>

此异闻实为男子同性相恋事,而其抱养之子被时人假想或误传为男子肋下所

①《秋舫日记》,第31页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,第30、31页。

③《秋舫日记》,第33页。

④卞永誉: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二〇《赵巛二公翰墨歌》,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27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76年,第892页

⑤《秋舫日记》,第37页。

生罢了。

另如“龙斗界首湖”的传闻：

余友乔疑庵曰：界首一村夫云，乙巳七月初三日，暴风大作，一龙从空坠下，潜入界首湖。湖波陡起，澎湃汹涌，若有物与龙斗者。雷电交攻，半湖水赤。复有一龙亦自云中下，与前龙夹辅。湖忽中裂，人皆见底有一物状如牛，素体肉角，二龙挟之而上，此界首湖事也。<sup>①</sup>

故事所述实为龙卷风经过水面引发的“水龙卷”现象，村夫夸饰之为双龙斗怪。另如“张公铺忽现古战舰”实为海市蜃楼，盐城卞仓“牡丹兆吉凶”应为气候异常导致的花期紊乱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朱克生所述之异梦皆为其本人的夜梦，如“太乙命诗”：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梦登卧龙岗。玉华宫落成，太乙真君命余作诗。其诗云：“卓立芙蓉迥出群，飞泉百道隔林间。霏微低辨烟中树，莽碭平铺海上云。白鹤回旋随仗舞，紫霞宛转落灵氛。汉家封禅知何日，重纪东巡翊属文。”醒时一字不遗，俨然在目，此异梦也。<sup>②</sup>

朱克生作为诗人，锻字炼句是其日常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在睡梦中营构诗句亦为常事。

#### 四、《秋舫日记》的价值

《秋舫日记》为朱克生丁忧闲居期间，楮笔在前，信手一二，或当时见闻，或评古论今，日积月累而成。虽非煌煌巨制，亦无严格的体例分类，但秉承明末遗民“文章总为先朝作，涕泪私从旧内挥”<sup>③</sup>的传统，为文多涉前明精英阶层的文学、政治活动，共叙及文坛、政坛一百六十馀位文人士夫，堪称有明一代的《世说新语》，不仅版本价值极高，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、史学及社会学价值。

在文学造诣上，日记言简意丰，颇得《世说新语》神韵。如其述“虞何醕交”事：“瑞安虞原璩与温守何文渊善，文渊夜至村落，无所觅酤。文渊笑曰：醕可代。虞遂出新醕，侑以蔬韭，对酌剧论。时人号为醕交。先辈高风乃尔。何为温守，居官清介，温人筑郢金亭。”<sup>④</sup>朱克生所记为明初官员何文渊任职温州知府时知交隐士虞原璩事。何文渊钦仰虞原璩才学，上任伊始便多次登门求教。虞原璩深为感动，赤诚相待，投桃报李，提出了多项改革兴治之策。何、虞“醕交”因此成为士林佳话，亦反映了明代前期吏治清肃、官员勤政的社会风气。

再者，《秋舫日记》有关明清易代、明王室南渡的笔记可作正史之补充。如

①《秋舫日记》，第38页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，第41页。

③（清）屈大均：《旧京感怀》，王家桢《国魂诗选》下，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，民国二十三年，第26页。

④《秋舫日记》，第14页。



最后一则笔记所叙之真伪弘光事,可补正史之未及:

或曰江南之弘光非真福藩也,乃伪为藩王也。甲申福藩避乱,与某姓者偕行,福藩死于乱兵,某姓者窃其藩印以逃。悉其源委,冒下江南。诸臣不察,遂立以固人心。是时阁部史可法论其五不可立,遂与马士英不和。后福妃来宫中,不纳,錮而杀之。福太妃至,则先使人告以故,太妃无所归,遂因错而抚为子也。姑存以阙疑。<sup>①</sup>

最后,《秋舫日记》还提供了一些不见史传的明代才女的珍贵信息。如“临邑邢子愿侗,万历二年进士,官至太仆寺少卿,书法擅场……子愿之妹名慈静者,书法不让于兄,世人皆未尽知也。”<sup>②</sup>“晚明四大家”之一的邢侗工书善画能诗文,其书法与董其昌有“南董北邢”之称,其妹慈静巾帼不让须眉,书法成就不在乃兄之下。惜其为女子,故其才华鲜为人知。又,“黄河皇华驿壁诗云:‘不理双蛾向碧纱,惟从马上拨琵琶。梦中正有归家路,惊破啼声是暮笳。’末署曰:‘吴中羁妇赵雪华题。’”<sup>③</sup>赵雪华名不见经传,但其题壁诗因《秋舫日记》而将留芳百世矣。

目前较为易见的朱克生作品,主要有刊刻于晚清的《朱秋厓诗集》、《朱秋厓文集》及广陵书社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》影印之《明代宝应人物志》抄本三种。《秋舫日记》深藏海外多年,学界鲜有人一睹其庐山真面目。该书重新进入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,对于明末清初文学、扬州文人群体及宝应朱氏一族的研究不啻为了一件幸事。希望本文的介绍能够引起学界对此书的关注。

【作者简介】施晔,女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:明清小说,近代城市文学,跨文化传播与交流。

---

①《秋舫日记》,第42页。

②《秋舫日记》,第28页。

③《秋舫日记》,第40页。